

天一言

天一言

Le dit de Tianyi

〔法〕程抱一 著

杨年熙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一言

天一言

Le dit de Tianyi

〔法〕程抱一 著

杨熙年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9-1408

François Cheng
Le dit de Tianyi

Copyright © Editions Albin Michel S. A. — Paris 1998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一言/[法]程抱一著;杨年熙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ISBN 978-7-02-007001-5

I. 天... II. ①程... ②杨...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9400 号

责任编辑:温哲仙

特约策划:杜 晗

封面设计:张志全

天一言

[法]程抱一 著 杨年熙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00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10.25 插页 3

2009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 000

ISBN 978-7-02-007001-5

定价:28.00 元

中文版自序

抱——

这里呈献给读者的是一部小说。小说么，该是什么长篇的臆造或虚构了？并不。因为自首页至末页，透露于本书字里行间的均是活过的肉身体验和心灵感应。那么，该是什么纪实性质或自传性的文字了？又不。因为那些肉身体验和心灵感应并不只限于某某同一个人的经历，就是说，并非绝对只曾由同一个人去活过。它们来源多端，然而经由交错、综合、凝聚、转换之后，终于被化入一个真实的主要人物——不用说，也化入其他人物——的生命里，最后形成其独特的命运。是的，在深渊彼端，那滋生于人间的种种，总得有那么个独特的灵魂——也许更破损，也许更伤痛——去收纳，去消融，去提升成拒绝飘散为飞尘的

话语，再向人间道出。这就该是那种由主要人物自叙的第一人称小说了。

读者可能已经了解：这里所说的小说，不是按照通常的理解，而是如同法国作家普鲁斯特所设想的。他撰写《追忆似水年华》时一再表示：“真正的生命是再活过的生命。而那再活过的生命是由记忆语言之再创造而获得的。”不用说，乍看起来，没有比现场活着的生命更真实的了，然而那真实只是表层的、片面的。因为现场人物被卷入事件，急切应付当前，无闲暇亦无距离使他得以透彻地去把握全面的关系，以及更深远的牵连与蕴藏；更何况，在意识的思与行之下尚摊开那难以探测的潜意识层。可是，不接受让生命无端流逝的人，总能以记忆的反思和更上一层楼的观照去追溯一切。在追溯中，如果他不止于战战兢兢地觅回一些表层细节，而学会在其间参入其他具启示性的因素，那真正的生命乃会以更丰盛、更深沉、更具涵义的方式显示出来。不是么？人的命运固然脆弱无比，却也发生了奇迹：他创造了一个工具——语言，使他得以抗拒失落，抗拒摧毁，使他得以在某种程度上承托出比真实更真实的真实，包括所有完成了的、幻灭了了的、梦想过的、寻索过的。看，大难之后，在荒原腐尸之间依然蜿蜒着那并未灭迹的心路历程。

心路历程！这个久违了的词，今天还有谁敢再用它呢？这个人类进程中何时曾被发扬过的意念——在《楚辞》中，在曹赋中，在《红楼梦》中？在但丁的《神曲》中，在弥尔顿的《失乐园》中，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今天确乎显得过时甚至可笑了。在这片动荡而裂开的难土

上,从此何来空间铺陈心路,何来时间延展历程?我说难土,广义是指我们这个共同赖以生存的大地。然而倘若回到本书,则特指那个自名为“中”的国度,读者既然念此中文译本,对那个国度该不会陌生的了。

我们之中有谁,自从投身、长大在那片土地上以后,得以忘怀其河山之锦绣无边呢?有谁不曾聆赏其“千里莺啼绿映红”,领略其“秋水共长天一色”,倾心于“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会心于“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可是我们之中又有谁不曾为那片土地上回环不断的大苦大难而困惑,而震惊?那亘古未绝的频频天灾,那比天灾更为惨烈的人祸,那值得自负的悠久文化却五千年未能带来一次持续数十年的平安和谐。历史的深渊,当代的深渊,不可思议的黑暗、专横、残暴、荒谬;无尽的欺骗、冤屈;无底的迫害、酷刑……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愁,莫知我哀!”就只这样槁木式地叹息了么?就只这样死灰式地吞声了么?不尽然吧。从万千数不清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群间,漫起了形象,脆弱然而执著的形象,平凡却又独特的形象。他们有血有肉地活过,刻骨铭心地活过。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件真切地发生过;而面对事件他们的所作所为亦真切地作为过。面对生命与创造之大奥,他们尽管卑微,也不懈地发掘过、探求过、质问过;尽管无声,也在苦恋之尽端,拯救了人性,拯救了尊严。那生命与创造之大奥终于得到解答了么?这可能不重要。那解答可能正是那些心路历程本身,无论那历程是悲剧的,抑或是超脱的。

然而,亲爱的读者,你也可能真心地遗忘了那些原生的饥渴与想

望,真心地认为如此历程未曾有过。那么,悄悄把这本书搁置一边吧。也许它毕竟是为未来世纪的人写的,那时也许会有人以更宽容更平允的心境来翻阅它。也许他们会惊讶地发现,在这个时代的这角地域上,竟曾有过那样激情的人物以那样激越的方式步过了人间。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七日,巴黎

前言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上半期，我在几次机会里见到天一。他那张经常显得焦虑的脸和他的画作令我印象深刻。他的画有如一种奇异的炼丹术，丰盛、紧密，却又蕴藏着最为精纯的轻盈。在他那间几乎空无一物的画室里，我同时结识了薇荷妮克。一九五六年年底，我从薇荷妮克口中获悉天一突然返回中国。虽然当时对他的离去感到惋惜，倒也不觉得惊讶。许多留学生在学业结束后，或是出于自愿，或是因为在他乡异地生活不下去，而和他一样选择了回乡一途。

我自己也很快地投入了学习流亡生活的艰苦奋斗中。接下去悠长的岁月里，我初到法国时所见过的面孔，大部分最后都从记忆中消失，包括天一和薇荷妮克在内，他们像压在抽屉底下的一张偶然拍下的老照片。

一九七九年，相隔二十多年后，我意想不到地接获天一的一封短

笺，他希望我和他联系，尤其替他打听薇荷妮克的消息。当时中国刚走出“文化大革命”，正在尽力舔舐创伤，处于一个“拨乱反正”和“对外开放”的时期。风刮进半掩的门窗：夹杂在国家民族集体悲剧中的，数以千万计的个人悲剧被摊了开来。

经过多方打听，我才知道薇荷妮克已在十多年前车祸身亡。不知出于何种顾虑，我没有立即转告天一，可能因为我注意到寄信的地址是一处收容所，而且他显得焦躁不安的字迹使我怀疑，他的精神可能已经不太正常。不过，我决定回国探望他：既然他捎来了音信，我怎能不响应他的呼唤，不去了解一下他这些年是怎么活过来的呢？

直到一九八二年我才得以成行。当时是趁一所大学邀请我返国讲学的机会，找到一个“正式”的借口，在中国停留了颇长一段时间。忙完公务后，我在夏天到了东北的S城，找到了天一地址上的那处收容所。那是一种无所不收的大杂院式的救济机构，住着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残障者，以及被认为“精神有问题”但行为上没有暴力倾向的人。满是灰尘的会客室闷热难当，负责接待的人把我安排在走廊的一张长凳上，从我坐的位置正好望见院子里走动形形色色的社会边缘人。

不久，一个满头白发的人，从走廊的另一头步履不稳地朝我走来。他一面走，一面瞪大了眼睛望着我，眼睛大得和他瘦削的脸不成比例。我初见他时的震惊远比不上他获悉薇荷妮克已不在人世时所受到的打击。他回过神来之后，把我带到他窄小的房间里，背比刚才驼得更厉害了。房里一张简陋的桌上堆着许多纸，他从里面拿了一叠给我看，我发现这叠纸是用一些粗糙的草纸一张接一张地粘在一起，再折成手风琴的形状。我估计这样折了五十多叠，全是写给薇荷

妮克的；天一说都还是未完成的草稿。既然收件人已经不在，他把这些一股脑儿都给了我，说如果留在中国，迟早会被丢进垃圾堆里或拿来当柴火烧。

但是，这些手稿怎能替代当面诉说？那么多年压抑在心底的声音，难道不该向一个专程远道而来聆听的人释放吗？这样便开始了我一生中活得最紧张的一段日子。

天一可以不停地连讲几个小时。他一边诉说，我一边记下我的听觉能够抓住的全部内容。我有一台小录音机，但深恐录音带会磨损或在我离境时被没收。天黑了，天一的诉说因疲倦而停顿，我却依然不得休息，继续阅读他的手稿。由于字迹潦草，多处涂改，他这个亲身经历或出于想象的一生的故事极难阅读。此外，叙事上也有许多不连贯和遗漏之处。但是在这些急急倾泻的文字浪涛中，有时会找到一片条理清晰的安静沙滩。反正天一也认为这只是一块“十字绣花布”，他还得从里面抽出一条主线，定下刺绣时可依凭的点。

我不得不向他提出一些很确切的问题，以便填补故事的空白。有了我作为对话者，他也希望把心里所有的东西和盘托出。聆听天一说话时，我有充分的时间观察他，脑海里仍然盘旋着这个疑问：“他真如人们所说的疯了吗？”我知道他是怎么被送到这里来的。他因严重的肠胃病住院治疗，却经常从医院里跑出去，沿路捡拾干马粪，装了一口袋，说是马粪让他想起以前作画时所用的纸。此外，从说话和画作中也看得出来他的精神有些错乱，这便已构成让他到这里来的充分条件了。天一说，他的发病期和清醒期继续交替着出现。

“他疯了吗？”我不知道，只是对他的双面性感到困惑：一方面他意

识到身体里有自己无法控制的部分，另一方面他在叙述过往的生活时又是如此清醒。他说话中间，有时会颤抖着手不由自主地搜寻着什么，眼里闪出一点茫然的落寞。但他从未失落叙述的线头，总是很有耐心地深入每个细节。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他愈来愈能掌握叙述的材料，即使时间的先后仍然不免混淆——我在转述时也尊重这种乱序。他谈的都是些往事，然而一旦谈到某些印象最深刻的记忆时，会突然变得像是在谈眼下发生的事，尤其是返回中国后这段生活。他不再是一个为了组合往事碎块而要求别人聆听的人。他克服了疲倦和痛苦，寻回尊严，整个模样都变了，变得谦和而平静，从他口中似乎产生一股超然的力量，重新再造了一个命运。在光线昏暗的屋里，他的脸围绕着一圈纯真炙热的光环，令我想起在德国时见过的诗人荷尔德林年轻时的那张画像。

回到法国后，我自己却面临重病的考验，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当那个被磨损耗尽的人过世的消息传来时，我都无法考虑再回中国一趟；天一希望将部分骨灰撒在卢瓦尔河里……肉体痛苦和精神烦恼交杂着的长年岁月，像沙子似的从我的指缝中流过。我并未忘记天一，他的影像使我感到安慰，同时也因为不能替他做什么而深感歉疚。一九九三年，我动了一次大手术，事后很意外地发现自己竟然……还活着。于是，我开始像还债般艰辛地重组天一的故事，我答应过要用法文把它写出来，下面就是我的成绩。

在一切尚未尽失，在世纪尚未结束之前，有个人，从无以探测的土地深处，仅靠语言的力量，得以将“充满狂暴和滋味”的一生所累积的珍宝，呈献给世人。

目 录

中文版自序

001

前言

001

第一部 出发的史诗

001

第二部 转折的历程

137

第三部 回归的神话

197

中西合璧:创造性的融合——访程抱一先生

303

第一部 出发的史诗

一

一切肇始于午夜的叫唤声。一九三〇年秋季。中国拥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而我，出生于一九二五年初，到这个世上还不到六个年头。我刚随父母初次来到乡下，离开仍然在秋老虎肆虐之下的南昌，和街头喧闹的斩首场面。抵达的头一天晚上，父母忙着和接待我们的姑妈叙旧，完全忘记了时间。我和妹妹在隔壁房里玩弄放在一张粗木大床旁的一些摆设，突然，黑夜里传来一声长长的呼喊。起初声音很远，哀怨凄凉，然后愈来愈近，愈来愈刺耳，最后变成一些短语，刻板单调地反复着，听得人昏然欲睡。这是个女人的声音，像是发自她的肺腑，或是来自地心深处，震响了远古的回声。我渐渐地听清楚她在念些什么了：“游魂啊，在哪里，在哪里？……游魂啊，回来吧，回来吧……游魂……”我完全被这个声音和咒语般的词句给迷惑住了，多半也是为

了安慰已吓呆的妹妹，我用几乎是愉悦的声音答道：“我来了，我来了……”

外面那个女人的喊叫声愈大，我愈是提高了音量回答。这时大人们在开门关门的乒乓喧哗声中冲了进来，姑妈跑在前面，父母亲紧跟在后。他们连声叫着：“闭嘴！闭嘴！”然后毫无回旋余地地命令道：“睡觉！还以为你们早睡了！”这个突然且粗暴的命令，没有任何解释，加上大人们面色凝重如临大祸，使我惊愕得说不出话来。蜡烛吹熄后，我在黑暗中睁大了眼，无法入眠。隔着墙，我听到了一些大人们的谈话，大致懂得了所发生的事。叫魂的那个女人刚死了丈夫。这晚，她呼唤死者的灵魂，以免他在阴间迷失。根据习俗，他的妻子于守灵的第三天，在为死者烧了纸钱后，便开始叫魂。如果活人中有人偶然回答了她的呼唤，死者漂泊的灵魂便进入此人体内，借此投胎，重返阳世。而失去肉身的那个人的灵魂就从此游荡寻觅，直到也找到一个他能够栖居的肉身为止。过了一会儿，我又听见大人们自我安慰地说：“童言无忌，这个不算的！”但我心想：他们怎么知道呢？我既然没有了身体，不就是已经死了！

我知道什么是死亡，一个不知轻重的家仆曾带我看过当街处决“革命党”。我骑在他的肩膀上，穿过激动鼓噪的人群，一览无遗地看到了全部经过。开始时也是一声喊叫，这是跪着的死刑犯身后的刽子手发出来的。他高举大刀，喊叫声短截干脆，紧接着刀光在空中一闪，鲜血从犯人的脖子中冒出来，他身子瘫软下去，头颅滚落在沙地上。因此，死亡是人们屡经试验而加诸他人身上的一项万无一失的技术。我

当时就知道，千万不能被刚落地的头咬到。被咬到的人会变成死者的替身，他将死去，死者则借他的身体还魂……

现在我答应了这个女人的呼唤，游魂一定逮到我了。我还能逃得了命运的摆布吗？我就这样叨念着昏昏睡去，睡得很不安稳，噩梦连连。父母的担忧看来是有道理的。整个晚上，我发着高烧，不断产生幻觉。第二天醒得很晚，感觉筋疲力尽，精神恍惚。我从湿透的床单里爬出来，好像从尸布里钻出，发现自己还活着。但是我突然觉得变成了另一个人：我知道我以前的身体被什么人拿走了，而躺在那里的这个几乎了无生气、可以触摸得到的身体，是另一个人的，我的灵魂只是攀附在上面罢了。

以后我就再也摆脱不了这样一个念头：按照常理，凡人必有一个连带着灵魂的肉体，而我，是一个迷失了的灵魂勉强地借住在某个肉体里。从此，我身上的一切都将错开来的，任何事情再也不可能完全吻合，我对此深信不疑。甚至认为，那便是我生命的本质，或者，生命本来就是如此。

二

叫魂之夜后两年，我随父母迁居到江西北部，离长江不远的庐山，在山脚下一栋破旧的茅屋中住了好些年。这期间，妹妹死于流行性脑膜炎。这个每晚睡在我身旁的小妹妹，既是我的游戏玩伴，也是我的知心好友。某天早上，她不再睁开眼睛，不再对我微笑，不再响应叫唤。突

然间，她就不在了，永远消失，在我们生活的周遭挖出一个又深又大的黑洞。父母亲伤心欲绝，我也觉得自己的心被挖空了，但我相信她仍然在某处，在和我玩捉迷藏。多少次，房间里家具吱嘎作响，小路上脚踩落叶的沙沙声，都使我回过头来……

父亲的身体也不好——他一直有慢性气管炎，最后成了肺疾。因此，他决定搬离城市，来到这个青山环绕、以种茶为业的偏远乡村。我们住的茅屋在村里一栋年久失修的庙宇附近，父亲将破庙加以整理，改成供村里和附近孩童上学的私塾。此外，他也兼做代书，这和他的“老师”角色一样是当地非常需要的。除了代人写信和拟订契约之外，他也应人们的要求在婚丧喜庆、破土建屋或商店开张时，写对联、判决书、碑铭、短诗、招牌等。

我非常讶异地发现，尽管村里的人大都是文盲，对文字却有一种由衷的崇拜，以至于无意识地、深深地受到这些书写符号的潜移默化，对它们的象征力和造型美都非常敏感。有时候，父亲应付不了过多的索求，尤其当他气喘发作时，我就得挺身帮忙。我对写字颇有天分，也开始认真地学起书法来。继父亲之后，我学会了临摹古代大师留下的碑帖，同时仔细地观察大自然的各种景物：花草、树木，以及梯田上的茶园。对茶园观察多了，我记住了它们所有的造型，感受到组合中所包含的道理。这些规律而有节奏的线条，虽然是由人所强制加予的，却极其贴切地吻合了土地表面不断变化的形状，显示出深层结构中的“龙脉”。我在练字的过程中摄取了这样的影像，使我自觉正与周遭风景进行实质的沟通。

渐渐地,除了形状之外,我开始熟悉茶树茂密的叶子的颜色及从中发出的香气,我和它们之间几乎有一种默契。它们使我的生活不再单调寂寞(村里的孩子绝大多数都必须帮父母干活,只有在少数几个月的农闲时期才来上学),茶园在每一个季节、每一天,甚至每一个小时都会产生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不光是因为这个地区多变的气温和光线,也是来自庐山特有的、终年不消的云雾。云雾中的田野有时罩着一层半透明的蓝色,有时又密不透光,厚厚实实,如同屏风上的雕刻。

“庐山云雾”自古闻名,因此有“不识庐山真面目”之说,意指一个不可解的神秘现象,或一种并不外现,但令人迷惑的美。因为它们的律动变化多端,难以臆测;因为它们的颜色飘忽不定,或淡红或浅紫,或翠绿或银灰,它们把山幻化成匪夷所思的魔景。云雾在庐山的山巅和丘陵间游走,在山谷中停留,再往高处爬升,使山终年充满着神秘。不时地,它们会突然褪去,将整座山慑人的美呈现在人们眼前。这些云雾状如丝绸,气如潮湿的檀香,像一个既有血有肉又虚幻莫测的人,一个来自天外的使者,随兴地和大地作或长或短的对话。在某些晴朗的早晨,他悄悄地穿过窗棂,进入屋里,抚摸、搂抱所有家具摆设。你想抓住他时,他却和来时一样悄然离去,使你扑个空。

有些傍晚,浓雾升上来,碰上行云,造成气温下降引来阵雨,纯净的雨水流进村民放在墙脚下的瓶罐和水盆里。村里的人就是用这种水冲泡当地最香的茶。大雨过后,很快,云破天晴,庐山的巅峰便豁然显露。山巅被丘陵围绕在中间,云雾散开了,山依然保持着它神秘和高傲的美,峥嵘嶙峋的岩石巍然耸立,周遭是一圈圈同样神奇的树木杂草,